

昔日忙拜年 今朝忙“充电”

光山农民新年新气象

信阳消息(邹晓峰 苏良博)农历大年初四,年味儿正浓。笔者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镇土庙村的农家书屋里,看到好几位农民在读书看报,其中一位名叫李学奎的男子正在翻阅着一本《西瓜种植技术》。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不去拜年而来看书时,他说:“过去我们这里特别互相团拜,到亲戚朋友家一吃一喝再玩牌,一搞就是一天,这样既伤身体

又耽误时间,现在政府号召厉行节约,我们农民像城里人一样,兴起了电话拜年、短信拜年,将时间用在学习上。”

土庙村农家书屋自从去年腊月月开始全天候向农民开放以来,每天都有不少村民来这里“充电”。特别是春节期间,土庙村农家书屋更是热闹非凡,不少村民放下拜年、串门和玩牌的机会,挤出时间来这里学习

农业科技和法律等各种知识。年过50的村委会主任邹林初感慨地说:“去年年底我们出资给农家书屋新增订了12种书报,还配备了两台电脑,学科技了解市场信息可就不再难啦。”

眼下,光山县像土庙这样不忙拜年忙“充电”的村达350个。昔日忙拜年,今朝忙“充电”已成为现在该县村民过节期间的新理念。



春节创卫不放松

春节期间,平桥办事处持续做好创卫各项工作,加强对大街小巷、公共场所、城中村、城乡接合部等部位的清扫保洁;清理打捞内河(电西沟)垃圾、漂浮物;加大对门前“五包”存在问题的整治力度;加强对公共场所和街道的巡逻监管等。为缓解春节期间燃放爆竹产生的压力,办事处聘请了一支专业保洁队伍,每天不间断对城区主干道进行全天候保洁。图为清扫现场。翟阳 摄

潢川站用行动 做旅客的守护神

信阳消息(邓书贵)“感谢你们,今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,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差点丢掉性命,对不起大家!”一名旅客在站台上紧紧握着车站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道。

事情是这样的,2月22日(大年初四),21时55分由成都开往上海的临客3258次早点运行停靠在潢川火车站5道,21时26分,该站助理值班员张鑫接完3258次列车,准备防护二股道通过的Z72次列车,突然发现距离30米处有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在一股道与三股道之间小便,而此时,一股道的K29次列车正在驶进站内,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张鑫大声疾呼:“那名旅客,快上站台,快上站台。”而站在股道里小便的旅客还未听到,这时正在站台上作业的客运值班员李尚闻听到叫声后,转身立即跑过去把那名旅客拉上站台,这才避免了一起旅客伤害事故的发生。

而惊魂未定的旅客看到擦身而过的列车时,才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是多么愚蠢,也是多么危险。

秘密调查师 I

黄
雀



永城 著

燕子有种不祥的预感:“大男人还害臊?你女朋友漂亮吗?”

“没你漂亮。”

那四个字,燕子终生难忘。

“我不能去你那儿。你女朋友会误会的。”

一片雪花,轻轻飘落在车窗玻璃上,渐渐融化。

他把车开进街边的加油站。雪大了起来,并且起了风,街上空无一人。他下车去操作自助加油机,雪花纷纷落在头发和眉梢,把他变成圣诞老人。燕子讨厌圣诞,她更讨厌自己。

突然一阵嘈杂。几个黑乎乎的影子朝着车子疾走过来。燕子立刻意识

到将要发生什么,这在深夜的芝加哥并不算稀奇。他伸手去拉门把手,门却没开。他猛敲车窗玻璃,燕子慌忙扑向那个车门。门猛地开了,冰冷的风一下子涌到燕子脸上。他一头扎进车里,她没来得及躲闪,他的羽绒服包住她的脸。羽绒服冰凉,他的身体滚烫。

车门“砰”地关闭,发动机声嘶力竭。燕子想坐直身体,他却用力把她拉回自己怀里。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她的脖颈一阵冷风,车子如脱缰野马般飞驰而出。他强壮的臂膀,紧紧把她裹在怀里。

车子不知疾驰了多久,才渐渐减慢速度。燕子从他怀里钻出来,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。他那一侧的车窗碎了,窗外是向后疾驰的夜。

“亏了他们没抢!”他的声音微微打战,口中冒出大团的白气。他咽一口唾沫,故作轻松地笑:“妈的,铁棍子能扔这么远!”

“你没事儿吧?”燕子的声音也在发颤。

“没事。”他扭头冲她一笑。

“你头上流血了!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给我看看!”

他和她口中的白气混作一团,浮

在他们之间。

“真的没事。”

燕子不再坚持。他额头怎样,是他女朋友该关心的。

车子终于停稳。燕子一声不吭地下车,默默走向公寓的大门。几步之后,她又转身跑了回来。汽车还停在原地。雪地上是燕子新踩的脚印。

燕子绕到车子另一侧。他的左侧脸颊,赤裸裸在她面前。两道很长的血迹,一直从额角延伸到下巴。原来,在加油站的瞬间,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了掩体。燕子脸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怀里的热度。

燕子沉默着拉开车门。他顺从地下车,傻乎乎跟着她,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孩子。燕子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,取出酒精、碘酒和消毒棉球。她所尽的医生职责并非是他想要的,棉球到达太阳穴的时候,他一把把她抱在怀里。

她的指尖,轻轻滑过那张带血的英俊脸庞。

天亮之前,四周格外漆黑。燕子什么都不知道,只知道他的身体滚烫如火。

就在最恍惚的一刻,他在她耳边喃喃道:“燕子,让我留下吧,永远留在你身边。”

热气贯穿燕子的耳垂。燕子一把推开他,坐直了身子,扭亮了灯,炯炯地看着他:“你留下吧,永远留在我身边。”

灯光很刺眼。他彻底清醒过来,把头深深埋进胳膊里:“我出国的名额,是她爸给弄的。”

他饱满的肩膀,闪烁着古铜色的光。燕子抓起他的衣服扔给他:“走吧。咱们以后别见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,他果然没在餐馆门外出现。

燕子已经很久没在深夜独自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。她心里并不害怕,甚至盼望有人来抢劫,把她推倒在地,在她身上捅上一刀。她若悄然地死在大街上,他将再也见不到她。她并非他的女朋友,她死不死都无所谓。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。燕子托人介绍其他的餐厅。

燕子的顾虑却是多余的。他把饭馆的工作辞了。

一个月后的某个深夜,燕子却又见到他。

他穿着衬衫和牛仔裤,站在覆盖着薄雪的人行道上。她本想不搭理他,他却主动走上前来:“送你回家吧。”